

西域出土写本《春秋左氏传》残卷辑录与探讨*

朱月仁

内容摘要:与敦煌出土的同类文书相比,吐鲁番等西域地区出土的典籍类文书在数量和保存完整程度上都不占优势,但就学术价值而言,其重要性却毫不逊色。本文对新疆出土汉文文书中先后发现的10件《春秋左氏传》残片进行整理,揭示其不同的文本系统和丰富的写本状态,指出此类残片的一再现世,反映出魏晋隋唐之际《春秋左氏传》服虔注和杜预注的此消彼长,显示了中古时期经学史的丰富细节。

关键词:旅顺博物馆 西域汉文文书 《春秋左氏传》 服虔 杜预

近年来对敦煌出土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成果丰硕,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即是众多重要成果中的一项^①。该书是对已公布的敦煌出土典籍进行全面整理的专著,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与敦煌出土的同类文书相比,吐鲁番等西域地区出土的典籍类文书在数量和保存完整程度上都不占优势,但就学术价值而言,其重要性却毫不逊色于敦煌典籍,甚至在某些方面更引人瞩目。随着分散收藏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陆续公布,相关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也相继发表。在对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我们新发现3件《春秋左氏传》的残片。加上以往学者的比定,目前已知吐鲁番、库车等西域地区出土的《春秋左氏传》残片增加到10片。虽然数量不多,其不同的文本系统和丰富的写本状态,仍提供给我们讨论中古时期《春秋》经传流传的重要信息。兹将西域已经发现的《春秋左氏传》写本残片综理如下,再作分析。

* 本文系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合作项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即“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项目编号16JJD770006)成果”]成果之一。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同项目诸位师友的多方帮助,在此表示诚挚谢意。

①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中华书局,2006年。

一、西域写本《春秋左氏传》残卷辑录

1.《春秋经传集解·隐公八年》残片^①(见图1)

阿斯塔那332号墓出土,《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收录^②,编号60TAM332:9/5,定名为“古籍残片”。虞万里《阿斯塔那三三二号墓文书〈春秋经传集解〉残片浅议》比定为今名^③,并对写本文字进行复原。残存三行,传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行间有界栏。校录如下:

(前缺)

1.] 大夫礼逆婦必
就雙公
2.]鄭秋
3.] 呂書

(后缺)

以上残片在《春秋左氏传》中前后连贯的文字是(方括号内为缺失的文字)^④:

(前缺)

1. [誣其祖矣。非礼也,何以能育?] (饒子,陳)大夫。礼,逆婦必
(先舍祖廟而後行。)故雙公
2. (子圍稱舍庭,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舍廟,故曰先
配而後祖。饒,其聲切。鄭,亡聲切。共音恭,一本亦作恭。) [齊人卒平宋、衛于] 鄭。秋,
3. [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禮也。] (會温不)書。
(不以魯)也。

(后缺)

2.《春秋经传集解·成公十六年》残片(见图2)

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藏(以下简称“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集成》(貳)收录^⑤,编号4389,定名为“佛书小断片”。《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定名为“《春秋左氏传·成公十六年》(杜预集解)”^⑥。长8厘米,宽6.2厘米,有界栏,残存5行。校录如下:



图1 《春秋经传集解·隐公八年》残片
(《吐鲁番出土文书》(叁),第152页)

①以下《春秋左氏传》残片,以影印阮元刻本《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所列经传时代为序。录文及原文仍用繁体字,以便读者。补足原文参考杜预《春秋经传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校记称“通行本”。

②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

③虞万里:《阿斯塔那三三二号墓文书〈春秋经传集解〉浅议残片》,《传统中国研究辑刊》第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1-195页。

④如残片行款可复原,则按行录文。如残片行款不可复原,则接排录文。下同。

⑤小田义久編集:《大谷文书集成》(貳),法藏馆,1984年,第245页。图见同书图版七五。

⑥陈国灿、刘安志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日本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以下简称“《总目·日本卷》”。

(前缺)

1]三[

2]内無患[

3]釋楚以[

4]而陣[

5]塞井夷竈[

(后缺)

以上残片在《春秋左氏传》中前后连贯的文字是：

(前缺)

[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釋文〕}[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外]内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内憂，]^{〔釋文〕}[盍]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陣^①[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

(后缺)

3.《春秋经传集解·成公十七年》残片(见图3)

大谷探险队所得，今编号8090。《西域考古图谱》收录，将其作为正面，定名为“唐钞《春秋左氏传》(杜注成十七年)残片”，并注明出土地为库木吐喇^②。《大谷文书集成》(叁)将其看作背面^③，定名为“《春秋左氏传》(杜预集解)断片”。《总目·日本卷》将其作为正面，定名为“《春秋左氏传·成公十七年》(杜预集解)残



图2《春秋经传集解·成公十六年》残片(国际敦煌项目(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以下简称IDP)电子图像资料)



图3《春秋经传集解·成公十七年》残片(《大谷文书集成》(叁),图版四七)

①陣,通行本作“陳”。

②香川默识编:《西域考古图谱》下,经籍2-2,国华社,1915年。以下简称“《图谱》”。

③《大谷文书集成》(叁),第233页。

片”^①。今依例改作现名。该残片存文字七行，有界栏，传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传文起首处提起一格书有“传”字。校录如下：

(前缺)

- 1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
- 2 為秦所滅時
屬晉後屬周衛北宮[
- 3 不書救晉以侯晉也
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
- 4 質於楚侯孺鄭
大夫也楚[
- 5 會尹武公單襄公及[
- 6 于曲洧今新汲縣治
洧城臨洧水晉[
- 7 戰之使其祝宗[

(后缺)

以上残片在《春秋左氏传》中前后连贯的文字是：

(前缺)

- 1 傳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虛、滑，晉二邑。〕
〔滑，故澤縣。〕
- 2 為秦所滅時
屬晉，後屬周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 3 不書救，■以侯晉也。
高氏，在陽翟縣西南夏，〔五月，鄭大子髡頑、侯孺為〕
- 4 質於楚，侯孺，鄭
大夫也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
- 5 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
- 6 于曲洧。今新汲縣治
洧城，臨洧水。晉〔范文子反自鄢陵，〕〔鄢陵，
鄭地〕
- 7 戰之②使其祝宗〔祈死，〕〔祝宗，主祭
祀祈禱者。〕〔曰：君驕侈而克敵，〕

(后缺)

4.《春秋左氏传·昭公四年》残片^③(见图4)

旅顺博物馆藏，编号LM20-1455-14-12。《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收录，定名为“非佛典(春秋注释)”^④。“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组(以下简称“文书整理项目组”)比定为《左传·昭公四

①《总目·日本卷》，第442页。

②“戰之”，通行本作“戰還”。

③由于该写本与东京书道博物馆藏“《春秋左氏传》残片”(白石将人定名为“《左传》服虔注”)在字体上十分相像，“文书整理项目组”推测二者为同一写本。但仅凭字体特征，还不能断定。查惠栋《左传补注》、沈钦韩《春秋左氏传补注》、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沈豫《春秋左传服注存》、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及吴静安《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续》均未著录该处服虔注文，谨慎起见，不以“服虔注”命名。该写本残片背面有文字，内容与佛教相关。字体不甚工整，时代当比正面文字晚。东京书道博物馆藏“《春秋左氏传》残片”背面的情况尚不清楚，如果也有与LM20-1455-14-12v内容相关联的文字，则可以进一步明确二者的相互关系。

④旅顺博物馆、龙谷大学共编：《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法藏馆，2006年，第213页。图见同书第6页。

年十二月》。文书长10.9厘米,宽6.2厘米。残存文字三行,有乌丝界栏和朱点,传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从字体上看,隶书特征较为明显,符合藤枝晃提出的北朝早期写本特征^①。校录如下:

(前缺)

1 而復賜之使三官書[

2 書^{吾子季孫也}夫子為[

3]司空以書[

(后缺)

以上残片在《春秋左氏传》中前后连贯的文字是^②:

(前缺)

1 而復賜之,使三官書[之。吾子為司徒,實]

2 書[名。]^{吾子季孫也}夫子為[司馬,與工正書服。]

3 [孟孫為]司空,以書[勳。]

(后缺)

5. 六朝写《春秋左氏传·昭公七年》残片(见图5)

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下收录,定名为“《春秋左氏传》残片”^③,该书第351页《经卷文书类目录——中国以及日本附解说》将残卷定为“晋代书写”,并推测出小字注是《春秋左传》服虔注文。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收录残片局部照片,定名为“六朝写本《左传》服虔注(昭公七年)”^④。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用此残卷,将其命名为“六朝钞本服注《左传》”^⑤。《总目·日本卷》著录,定名为“六朝写《春秋左氏



图4 《春秋左氏传·昭公四年》残片(“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电子图像资料)

①参藤枝晃著、白文译:《中国北朝写本的三个分期》,《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第40-49页。

②因注文与杜注不同,故此处仅校录《左传》正文。

③矶部彰编:《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所藏中村不折旧藏禹域墨书集成》卷下,东京文部科学省科学研究费特定领域研究“东亚出版文化研究”总括班,2005年,第351页。以下简称“《墨书集成》”。

④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1年,图版一三。

⑤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第128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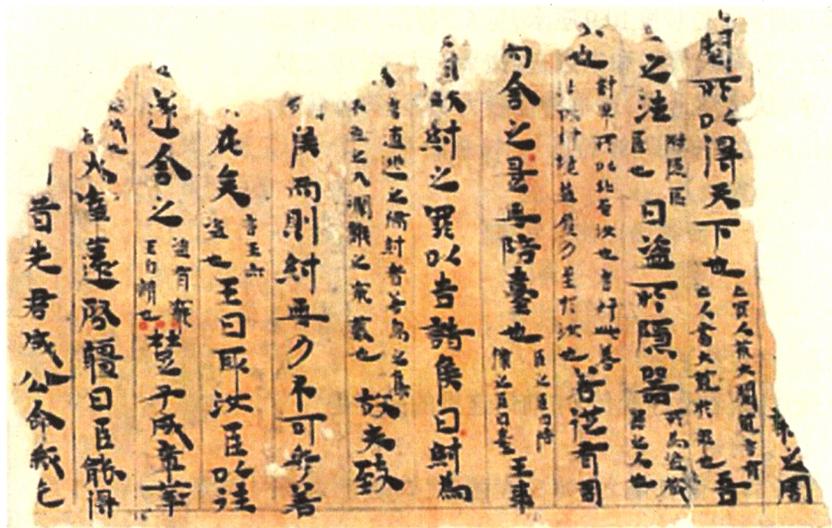


图5 六朝写《春秋左氏传·昭公七年》残片(《墨书集成》(卷下),第58页)

传·昭公七年》残片”^①。白石将人、方韬对本写卷有专门研究^②。该残片旧题“吐鲁番三堡出土”，纵5寸2分，横8寸6分，白麻纸书写，隶书，有丝栏，上部残缺，存12行，有朱点。白石将人、方韬均有录文，但稍有不同。现校录如下：

(前缺)

- 1 [孰]之？周
- 2 [闕]閱。所以得天下也。亡華大國寔言 吾 有亡人當大覆於喪也。
- 3 [區]之法，附屬區 區也。曰：盜所隱器，所為盜口藏 區之人也。
- 4 [汝]也。封界所以北至汝也言行此善 法故封境益廣乃至於汝也。若從有司，
- 5 [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臣之臣曰陪 僕之臣曰臺。王事
- 6 [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
- 7 [數]。言通逃之歸封者若鳥之巢 木巢之人漏數之數數也。故夫致
- 8 [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
- 9 [所]在矣。言王亦 盜也。王曰：取汝臣以往，
- 10 [也]。遂舍之。楚有戰王 自謂也。楚子成章華
- 11 [始]也。大宰蘧啟疆曰：臣能得
- 12 [曰]：昔先君成公命我[无]

(后缺)

①《总目·日本卷》，第504-505页。

②白石将人：《书道博物馆藏吐鲁番出土〈左传〉服虔注残卷について》，高田时雄主编：《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七号，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13年，第347-360页。白石将人：《西陲出土日藏〈左传〉昭公残卷两种》，《国际汉学研究通讯》第12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5-120页。方韬：《吐鲁番残卷〈左传〉服虔注研究》，《石家庄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5-8页。

6.《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二年》残片(见图6)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Ch2432r。《柏林通讯》^①、《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②、《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收录^③。荣新江比定为今名。背面文字为占卜书,编号Ch2432v。文书出土于胜金口遗址,长16.7厘米,宽13厘米,存字6行,传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行间有乌丝界栏,字间朱笔句读。字为楷体书写,荣新江推断为唐人精写本。今校录如下:

(前缺)

- 1 王弗應子朝而未定實〔
- 2 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
- 3 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敬。立子朝,敬因田獵先輸〔
- 4 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也。河南軍。薛西有榮錡淵也。〔
- 5 廿二日也。無子單子立劉盆今單單。④〔
- 6 遂攻賓起熬之單子朝故。〔

(后缺)

以上残片在《春秋左氏传》中前后连贯的文字是:

(前缺)

- 1 王弗應。〔十五年天子魯卒,王立子孫。後復敬立。子朝而未定,實(孟懿孫,孟孫子朝,王)
- 2 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
- 3 劉子。北山,洛北芒也。王知單,劉不敬。立子朝,敬因田獵先輸(之。)〔王有心疾,乙丑,崩〕
- 4 于榮錡氏。四月十九日也。河南軍。薛西有榮錡淵也。〔戊辰,劉子摯卒,〕
- 5 廿二日也。無子,單子立劉盆。今單單。④〔五月,庚辰,見王,〕〔見王)
- 6 遂攻賓起,熬之。單子朝故。〔盟群王子于單氏。〕

(后缺)



图6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二年》残片(IDP电子图像资料)

①荣新江:《柏林通讯》,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卷十,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第380-397页。

②荣新江:《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饶宗颐主编:《华学》第三辑,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309-325页。

③荣新江主编:《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00页。以下简称“《总目·欧美卷》”。

④“故也”原作“也故”,有倒乙符号“√”,今更之。

7.《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二年》残片
(见图7)

德国国家图书馆藏,编号Ch1044r。《柏林通讯》、《德国“吐鲁番收集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总目·欧美卷》收录^①。荣新江比定为今名。写本长28.9厘米,宽18.5厘米,残存10行^②,楷书精写,大字传文,双行小字注文,行间有乌丝界栏,字间有朱笔句读。文书背面为占卜文书,编号Ch1044v,荣新江据此判定Ch1044r与Ch2432r为同一写本。校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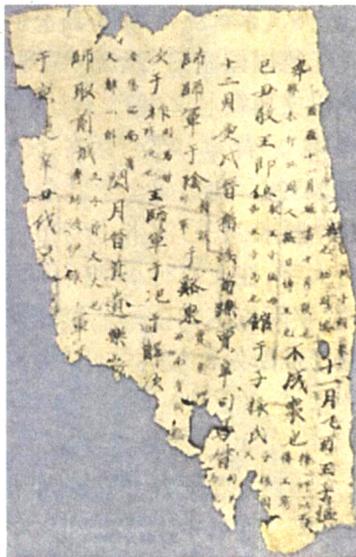


图7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二年》残片(IDP电子图像资料)

(前缺)

1 [] 渾于社 前城,子朝泉也。社,周地。 十一月乙酉
王子猛

2 卒 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也。釋所以。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也。 不成喪也 釋所以。不稱王崩。

3 己丑敬王即位 敬王,子猛母弟王子丐也。 館于子旅氏

子旅周大

4 十二月庚戌晉藉談荀躒賈辛司馬督 司馬,魯也。

5 帥師軍于陰 釋城,于谿泉。夏,辛所。西,南有明駱。

6 次于祚 司馬督所次也。 王師軍于汜于解次[

7 閏月晉其遺樂徵[汜,陽西南有。大解小解。

8 師取前城 子旅大夫也。濟師渡伊橋。 軍其[

9 于京楚辛丑伐京[

10 [] 經[

(后缺)

以上残片在《春秋左氏传》中前后连贯的文字是:

(前缺)

1 [前城人敗陸]渾于社。 前城,子朝泉也。社,周地。 十一月,乙酉,王子猛

2 卒。 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也。釋所以。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也。 不成喪也。 釋所以。不稱王崩。

3 己^③丑,敬王即位。 敬王,子猛母弟王子丐也。 館于子旅氏。 子旅,周大[夫]。

4 十二月,庚戌,晉藉談、荀躒、賈辛、司馬督^④

5 帥師軍于陰。 釋城,于谿泉。夏,辛所[軍]。西,南有明駱[泉]。

6 次于祚。 司馬督所次也。 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 [王師分在三邑]。

①《总目·(欧美卷)》,第87页。

②《总目·(欧美卷)》原作“9行”,但查看原图,除中间明显可见9行外,左上边仍可见残存笔画,故录作10行。

③干支字“己”,原本误作“巳”,据通行本改。

④通行本无“烏”字。

- 7 洛陽西南有洛陽西南有大縣小縣。閏月，晉其遺、樂徵、〔右行詭濟〕
- 8 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也。漢、漢、漢伊、維。〔軍其東南。王師軍〕
- 9 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京楚，子朝所在。
- 10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婁如晉。〕

(后缺)

8.《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五年》残片(见图8)

旅顺博物馆藏，编号LM20-1514-CT410，《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著录(此处编号录作LM20_1514_410)定名为《日讲春秋解义》^①。《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收录(此处编号录作1514_410)，误归为“律典”类^②。文书整理项目组比定为今名。文书长13.2厘米，宽16.9厘米，残存8行，传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楷书抄写，应为唐人写本。校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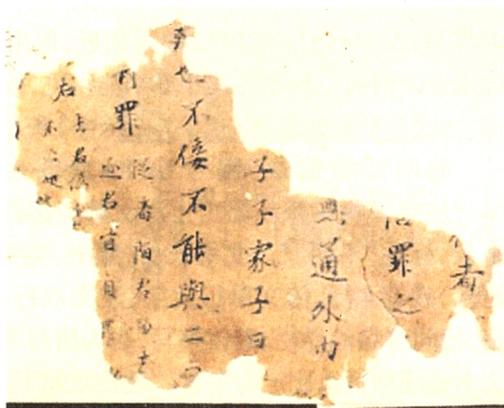


图8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五年》残片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
 项目电子图像资料)

(前缺)

- 1 〔從者將〕
- 2 〕信罪之有〔
- 3 〕無通外內〔
- 4 〕子子家子曰如〔
- 5 〕羈也。不佞不能与二三〔
- 6 〕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送君，皆有罪也。〔
- 7 〕去君。去君，傳負〔罪出奔，不必歸。〕〔
- 8 〕可同也。〔

(后缺)

以上残片在《春秋左氏传》中前后连贯的文字是：

(前缺)

〔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勦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藏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繾從公，〕無通外內！〔繾，不。繾，不。〕〔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与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送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傳負〔罪出奔，不必歸。〕〔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

①《选粹》，第236页。图见同书第202页。

②郭富纯、王振芬主编：《旅顺博物馆藏西域文书研究》，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第177页。

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

(后缺)

另外，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有《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五年》残片，为梁素文旧藏，有段永恩跋语：“按此为《左传》鲁人窃宝龟，臧氏以其非礼一节，与前所见新城方伯右宰谷拒谏数残叶为一纸，书法同北魏，盖亦麴嘉时学官子弟传抄之本也。季承观。”新城方伯即新疆布政使王树枏。荣新江《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介绍了该残片，依据字体断为唐时期，并附有录文^①。该残片内容与LM20-1514-CT410颇为相近，但由于静嘉堂文库至今未公布图版，而段永恩所谓同一抄本的残片亦未能得见，故而无法判断是否为同一写本。

9.《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六年》残片(见图9)

旅顺博物馆藏，编号LM20-1493-03-04。《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佛经选粹》著录，标注“不明”^②。文书长9.7厘米，宽7.6厘米，残存4行，传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行间有乌丝界栏，楷体书写，当为唐写本。文书整理项目组比定为今名。现校录如下：

(前缺)

- 1 [其望以祈]
- 2]弗忍居王于[
- 3 间王政_闕治王之[
- 4 厲王子也麴之亂宣[

(后缺)

以上残片在《春秋左氏传》中前后连贯的文字是：

(前缺)

- 1 [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
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
- 2 [民]弗忍，居王于[歲。]_{〔不忍審王也。厲王之〔諸侯釋位，以〕末，周人逐王子麴。〕}
- 3 間王政。_闕治王之_〔宣王有志，而後效官。]
- 4 _{宣王，厲王子也。麴之亂，宣〔王南〕} [至于幽王……]_{〔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

(后缺)

10.《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残片(见图10)

德国第三次“吐鲁番考察”所得，吐峪沟遗址出土，现藏于德国国家图书馆，编号Ch1298v，另一面为“佛教戒本”，编号Ch1298r。《柏林通讯》、《德国“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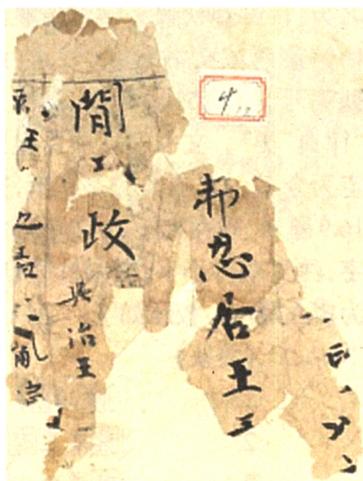


图9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二十六年》残片(“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项目电子图像资料)

①荣新江：《静嘉堂文库藏吐鲁番资料简介》，《敦煌吐鲁番学研究论集》，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76-188页。

②《选粹》，第233页。图见同书第172页。

鲁番收藏品”中的汉文典籍与文书》、《总目·欧美卷》收录^①。荣新江比定为今名并推定为唐抄本。文书长13.2厘米,宽12.4厘米,残存6行^②,楷书精写,传文单行大字,注文双行小字,行间有乌丝界栏,字间有朱笔句读,“经”字书于栏外。现校录如下:



图10 《春秋经传集解·昭公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残片(IDP电子图像资料。)

(前缺)

- 1 尾[]合朔於[]
- 2 有譴火勝金故[弗]
- 3 一日。雞食在辛亥更以始變
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
- 4 入即必吳。火勝金者。[金]動[火紀。食在]
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吳入即也。]
- 5 經卅有二年春王正[]
- 6 []別原乾侯遣人聘夏[]不用師使

(后缺)

以上残片在《春秋左氏传》中前后连贯的文字是:

(前缺)

- 1 尾。〔原尾，雞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庚午之日，日始〕月，日月〕合朔於〔庚尾而食。〕
- 2 有譴。火勝金，故弗〔克。〕〔譴，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
- 3 一日。雞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也。午，南方，楚之位也。午，〕
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
- 4 入即必吳。火勝金者。〔金〕動〔火紀。食在〕
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吳入即也。〕
- 5 經卅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 6 〔無傳。公〕別原乾侯，遣人聘〔闕而取之。〕不用師使。〕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孫〕

(后缺)

二、西域写本《春秋左氏传》与杜服之学的消长

1.《左传》及其义疏

《左传》，又称《春秋左氏传》，相传为鲁国君子左丘明为《春秋》所作之传。西汉之时，今文经学盛行，《春秋》学亦主为《公羊》、《穀梁》之学。西汉末年，刘歆酷嗜《左传》，并向哀帝谏言，欲立《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于学官，遭到今文博士的激烈抵抗。刘歆于是作书让太常博士，虽未成功，但《左传》及古文经学崛起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东汉时，《左传》的地位进一步上升，愈加受到学者的重视。根据文献的记载，已知有郑众、郑兴、

①《总目·欧美卷》，第108页。

②《总目·欧美卷》原录作5行，对照图版可知实际残存应为6行。

贾逵、马融、许慎、颖容、郑玄(未成)、服虔为之作注,今多失传。其中又以服虔之注影响最为深远。

服虔字子慎,东汉末年人,曾拜九江太守。《隋书·经籍志》载有服虔所著《春秋左氏传解诂》、《服氏注春秋左传》。《左传》服注自问世以来便受到世人的推崇,与贾逵之注并称“贾、服”。服注谨慎细致,既博且精,于天文、地理、人物、职官、制度、器物、礼仪,无所不注,极大地便于读者疏通文字、理解文意。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序》言“《左氏》解诂,莫精于服子慎……当时至有‘宁道周、孔误,不言郑、服非’之谚”^①。足见服注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西晋时,杜预集前代诸家,作《春秋经传集解》。杜预字元凯。其先世仕曹魏,延及杜预,与司马氏结为姻亲,并帮助其篡夺政权。入晋后,杜预拜为大将军,与王浚举兵伐吴,功勋卓著。杜预自谓有“《左传》之癖”,于平吴之后,成《春秋经传集解》一书,世称“杜注”。与服虔所在的东汉末年相比,杜预之时,经学风气发生明显变化,在经学领域居于垄断地位的郑玄之学受到学者们的挑战。最有代表性的乃是王肃,他不但攻讦郑学,还伪造《孔丛子》《孔子家语》等典籍,企图借圣人之口彻底否定郑学。虽然后学多以为王肃出于一己之忿而否定其传注的价值,但杜预对王注的吸纳与接受,证明了王肃之说并非皆是妄言。杜注问世后,起初并未得到太多的关注,《四库全书总目·春秋释例》言:“《晋书》又称,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也,惟秘书监挚虞赏之。”^②但迄至唐初,唐太宗诏命撰修《五经定本》,《春秋》三传以《左传》为尊,《左传》之注则以杜预为尊,由孔颖达为之作疏,颁行天下。至此,杜注孔疏成为官方认定的权威注疏,而服注渐渐消亡。杜、服之学的此消彼长,不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之学对峙的一个面相,也是唐朝官方统一学术的结果。

2. 南北学术分合中的服杜之学

南北朝时期,北方与南方二百馀年的分裂,造成了学术和文化上巨大的鸿沟。后世在回顾这一阶段的南北方学术时,常常用《北史·儒林传》中的一句话概括:“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③

简单说来,晋室南渡之后,魏晋时期形成的玄学在江南生根发芽。东晋南朝的上层学者多好思辨、玄谈,所言也不仅限于经学和儒学,道家、释家无所不及。而北朝则继承了东汉以来的经学传统,章句之学依然为人所重。鲜卑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寻求汉化,也仿照汉时制度,建立国子学、辟雍、明堂,且在郡中立博士、助教等,以便郡人习学,因此所学也多是汉人之学。而人文环境的差异,往往被一些古人归结到自然环境的差异上。如颜之推论南北语音:“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

^①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嘉定钱大昕全集》卷九,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361页。

^②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第212页。

^③《北史·儒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709页。

沉浊而钝，得其质直，其辞多古语。”^①这种认为南音“浮浅”，北音“质直”的印象，很可能也受到了南北方学风差异的影响。

如前所言，服虔之学重点在于疏通文句，解释名物。而杜注侧重义理，以阐明经义为核心。东晋时，服注《解诂》与杜注《集解》同立于国学。但南北朝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大抵北方宗服注，而南方尊杜注。梁朝时，崔灵恩从北方来到南方，其原为太常博士，专攻服注，而在南方不能适应，因此改学杜注：

崔灵恩，清河东武城人也。少笃学，从师遍通《五经》，尤精《三礼》、《三传》。先在北仕为太常博士，天监十三年归国。高祖以其儒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步兵校尉，兼国子博士。灵恩聚徒讲授，听者常数百人。性拙朴无风采，及解经析理，甚有精致，京师旧儒咸称重之，助教孔金尤好其学。灵恩先习《左传》服解，不为江东所行；及改说杜义，每文句常申服以难杜，遂著《左氏条义》以明之。时有助教虞僧诞又精杜学，因作《申杜难服》，以答灵恩，世并行焉。^②

崔灵恩在改宗杜注后，仍旧对服注念念不忘，每每以服义问难杜义。此类事迹表明，南北方的分歧并非判然，而是处在连续不断的矛盾斗争之中。

在这一时期内，服、杜之争并未出现明显的高下之势。

3. 出土《左传》残片与服杜之争的再思考

入唐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唐初，唐太宗以去古久远、文字舛误为由，令颜师古校订《五经定本》，以为天下读书人的范式。同时令孔颖达作《五经正义》。

孔颖达，冀州衡水人，少时学习服氏《春秋传》、郑氏《尚书》等。但是在《春秋左传正义》的序文中，却体现出了明显的尊杜倾向。孔颖达称，前人所作疏解以刘炫为翘楚，孔颖达所作正义，也在刘炫疏解的基础上“奉敕删定”。但刘炫对杜注的攻击，令孔颖达难以忍受，称其“习杜义而攻杜氏，犹蠹生于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③。但刘炫、孔颖达等人皆为北人，因此《五经正义》难免带有北学的色彩。对于以简明扼要见长的杜注，《正义》却不厌其详地加以解说和疏通。由于今日已无法得睹刘炫之疏，因而难以分辨这种北学的风气来自于刘炫，抑或是来自于孔颖达少时研习服注的经历。但无论如何，《五经正义》虽以杜注为尊，实际上却有一定的兼综南北、调和服杜的作用。自此，《春秋经传集解》随着新王朝的法令，走向了各地的官私学校之中。

在本文所梳理的出土残卷中，杜注在数量上具有绝对的优势，阿斯塔那、胜金口等地出土的写卷均为杜注。而在年代上，已知的服注残片成文于唐代

①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中华书局，1993年，第529页。

②《梁书·儒林传》，中华书局，1973年，第676-677页。

③见《春秋左传正义》序。

以前^①,入唐之后,则均为杜注。

在距离长安千里之外的边鄙之地,包括旅顺博物馆藏的三件残片在内,吐鲁番地区出土的众多《春秋经传集解》表现出十分相近的写本特征。这些写本字迹工整、纸张精美,显示出政治力量对于书写的影响。

贞观十四年(640),高昌国灭亡,唐朝随即在此处设立西州,与内地正州相同。今天的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②,西州地区的官学教育与内地州郡并无二致。作为唐王朝官方颁定的权威教材,《五经定本》之一的《春秋经传集解》从此进入吐鲁番地区。与民间私相传抄的版本不同,吐鲁番出土的《五经定本》的写本带有十分浓重的严肃性色彩。例如前揭所举德国国家图书馆藏残片 Ch2432r,荣新江称之为“精写本”,概括了残片纸质、书法等方面的正规性。旅顺博物馆藏的三件《春秋经传集解》残片同样具有此类特征。出土实物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唐王朝在推行权威定本时,不仅利用皇权诏令、官僚体系、教育系统,同时注重文本本身的物质性,精致的纸张、严整的行格、一丝不苟的字迹,无一不透露出渗入学术、教育领域每一个角落的政治权力。

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杜注完全胜过服注,成为世间通行的唯一的《春秋左传》的汉晋注本。但服注的式微并不完全由于《五经定本》的排挤,在政治力量的洪流之下,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也在暗暗地将其推向消失的边缘。服注自身的劣势之一,便是“有传而无经”。王鸣盛云:

《南齐·陆澄传》:“国学议置杜、服《春秋》,澄与王俭书论之曰:《左氏》,泰元中取服虔而兼取贾逵经,服传无经。虽在注中,而传又有无经者故也。今留服而去贾,则经有所阙。”愚谓“传又有无经”,当作“经又有无传”,二字互倒。服虔注传不注经,间于传注中补经注。但经又有无传者,则注中或不及补。若贾逵则经、传兼注,故欲兼置贾注。澄之意如此。^③

在科举制度推行之后,《春秋左氏传》作为科举的内容之一,经与传对学子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并无必要参考经文残缺的服注。况且经过孔颖达的疏解,服虔细致的注解进一步失去优势,故而服注渐渐退出人们的视野。约在赵宋南渡之时,服注彻底消失在历史的洪流中。

①如前文所述,日本书道博物馆藏《左传》服虔注残片,周祖谟断为六朝写本,参见《洛阳伽蓝记校释》。

②朱玉麒:《中古时期吐鲁番地区汉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以吐鲁番出土文书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第182-194页。姚崇新:《唐代西州的官学:唐代西州的教育之一》,《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第62-68页。

③王鸣盛:《蛾术编》“服虔注有传无经”条,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18页。

三、余论

一种传疏的流行,令其馀诸家渐渐消亡,齐、鲁《诗》如此,《大戴礼记》如此,服注亦是如此。《五经正义》的颁行,令服注逐渐消亡。从历史记载的宏大叙事中,我们只能了解到,唐王朝以功令的形式颁行《春秋经传集解》。旅顺博物馆新见的三枚《春秋经传集解》残片,再一次印证唐朝之后服注的衰微和杜注的兴盛。此类出土文献的一再发现,将唐王朝官方权力的物质形态展示在今人的眼前,为了解唐代吐鲁番地区乃至整个唐朝教育制度的规训,提供了直接而鲜活的例证。

【作者简介】朱月仁,旅顺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西域文物。

·书讯·

集部辑佚文献汇编(全一百册)

正16开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定价:68000元

本书是《历代辑佚文献分类汇编丛刊》之一。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本书第一次将历代的集部散佚文献,从诸多后代辑佚丛刊中辑选出来,按照别集、诗文评的分类整理成书,在大类下又按照朝代顺序划分。本书侧重于收录先秦和汉魏六朝时期的集部辑佚文献,以期有益于学者的相关研究和利用。